

宜兴东部港口区方言“河”字的语音变异研究

汤 洋, 卿雪华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31日

摘 要

宜兴方言属吴语太湖片毗陵小片, 东部港口区因空间和文化差异, 形成了语音微观变异。基于田野调查数据, 研究聚焦宜兴东部“河”字的语音变体, 明确了东部南区“河”字本音为/*ɦo*/, 东部北区为变体/*ɦu*/, 系统分析了两类变体的声韵调特征、语音差异及演变轨迹, 并探索语音变体形成的核心成因。两类变体均源于中古浊声母。北区变体/*ɦu*/是宜兴东乡方言的保守承古形式, 其韵母性质更接近早期底层读音; 老年群体在此基础上发生央化, 出现[*ɦu̯*]变体。

关键词

宜兴方言, 高元音央化, 语音变体, 社会网络

Phonological Variation of the Lexical Item He (“River”) in the Dialect of Eastern Yixing’s Gangkou Area

Yang Tang, Xuehua Q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July 4, 2026; accepted: August 17, 2026; published: August 31, 2026

Abstract

The Yixing dialect belongs to the Piling cluster, Taihu subgroup of Wu Chinese. Due to spati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micro-phonetic variations have emerged in the eastern Gangkou area. Based on fieldwork data,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honetic variants of the character He (“river”) in eastern Yixing, identifying /*ɦo*/ as the base pronunciation in the southeastern area and /*ɦu*/ as the variant in the northeastern area.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itials, finals, and tones, the phonetic differences, and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of the two variants, while exploring the

core causes behind their formation. Both variants derive from Middle Chinese voiced initials. The northern variant /fu/ represents a conservative and archaic form of the eastern Yixing rural dialect, with the nature of its final being closer to the early underlying pronunciation. On this basis, centralization occurs among the elderly demographic, resul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fʊ] variant.

Keywords

Yixing Dialect, High Vowel Centralization, Phonetic Variants, Social Network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吴语太湖片毗陵小片包含宜兴、常州、溧阳、江阴、丹阳等地区, 语音核心特征均为保留中古浊声母、声调数量多, 常有 7~8 个, 元音系统丰富、存在显著的地域语音差异[1]。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音韵, 如声母清浊对立的演变[2]、声调系统的地域分化[3]、连读变调研究[4]、韵母合流现象等[5]。

黄河在《宜兴话的方言测量学研究》中, 通过语音实验与地理分布分析, 将宜兴方言划分为东乡、西乡、南乡、北乡四个土语点, 指出东乡方言(含东部港口)保留了最完整的吴语浊声母特征, 语音变异呈现“地理距离越近, 语音相似度越高”的渐变性[6]。

中古时期, “河”字为匣母歌韵, 发音为/ɦa/, 属浊声母开口元音字[7]; 进入近代后, 歌韵元音发生高化。“河”字在现代吴语中呈现出丰富的地域变体, 据经笔者查阅《宜兴方言同音字汇》[8]、相关方言调查报告以及汉典网关于“河”字的音韵方言介绍, 其中苏州读作/ɦəu/, 常州读作/ɦaʊ/, 无锡读作/ɦaɣ/, 宜兴读作/βu/; 南部吴语如常山、玉山、开化等方言点则保留了较低的/o/韵母。宜兴东乡(含沙塘港等港口村落)另有其内部变体。其中, 需要说明的是, 叶祥苓对宜兴(宜城)“河”字的声母记音为浊双唇擦音[β]。为验证沙塘港发音人声母的实际音值, 笔者对多个录音样本进行了频谱对比分析。发音人“河”字声母段在 0~2000 Hz 低频区出现清晰的浊音音杠, 表明声带全程振动, 具备浊擦音的共性特征, 其摩擦噪声强频区集中在 800~1800 Hz, 2000 Hz 以上能量快速衰减, 整体频谱大致符合喉擦音[ɦ]摩擦源在喉部, 声道长, 高频能量弱的声学特征。而典型双唇擦音[β]的摩擦噪声强频区通常分布在 1500~4000 Hz 甚至更高频段。因此, 本文将沙塘港“河”字声母记作[ɦ]。

当前, 学界对吴语“河”字变体的研究, 多集中于宏观分布[9], 指出其韵母的变异与太湖沿岸的地理环境、人群交际密切相关, 但未对宜兴东部港口区的具体变体进行专项研究, 仅提及吴语中存在“o/u”韵母合流的现象, 例如, 明代的《金瓶梅词话》中就有出现“河/湖”“何/胡”混用。

2. 调查与分析

笔者 2026 年 1 月至 2 月开展田野调查, 主要区域为宜兴东部, 东部地理范围被分为两部分, 一是东部南区, 具体为新庄街道南部、丁蜀镇东部沿太湖区域, 包含洪巷港南部村落及茭浜港周边; 二是周铁镇沙塘港村, 具体为沙塘港老码头周边、车罢巷老街及福善寺周边核心居住区。笔者共计访谈对象 15 人, 均为无长期外地迁徙经历、方言使用熟练的渔民、船工或居民。语音数据的分析采用 Praat 语音软件, 采集的有效样本共计 15 份, 东部南区 8 份, 北区 7 份。为了后文呈现发音变体的微观地域与代际分布, 笔者对受访对象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梳理, 具体分布如表 1 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本调查属于小样本田野记录。受田野条件限制，本文未能在性别、教育程度、职业流动、普通话使用频率等变量上形成均衡样本，也未能对沙塘港以外的整个“北区”作系统抽样。因此，本文关于[ɦu]央化变体的判断，主要限定于本次调查所见的沙塘港老年船工群体；关于“北区”或宜兴东部港口区整体音系演变的表述，均只作为基于个案材料的初步推断，尚不作统计意义上的推广。

Table 1.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表 1. 受访对象信息统计

区域分布	受访者编号	年龄段	职业类型	录音样本数
东部南区	S1~S8	中/老年	居民	8 份
沙塘港(北区)	N1~N3	老年(60 岁+)	船工/渔民	3 份
沙塘港(北区)	N4~N7	中年(30~0 岁)	居民/非渔民	4 份

2.1. 东部南区“河”字的语音特征

经田野调查核实与语音标注，其国际音标为/ɦo/，声、韵、调特征如下：

声母：/ɦ/，浊喉擦音。发音时，声带振动，气流从喉部摩擦而出，无阻碍，舌尖自然下垂，其保留了中古“河”字匣母的浊音特征。普通话“河”/h/的声母为清喉擦音，声带不振动，二者形成鲜明对比。如图 1 所示，方言“河”的声母/ɦ/为弱浊音，其宽带语图的 0~2000 Hz 低频区中可看到与声母段同步出现的深色横杠(浊音音杠)，这印证了声带在发音过程中的振动状态；而清喉擦音/h/(如“喝”字)在低频区则无类似能量痕迹。其中，软件 praat 参数设置为：窗为 0.005 s，动态范围为 70 dB，频率范围为 0~2000 H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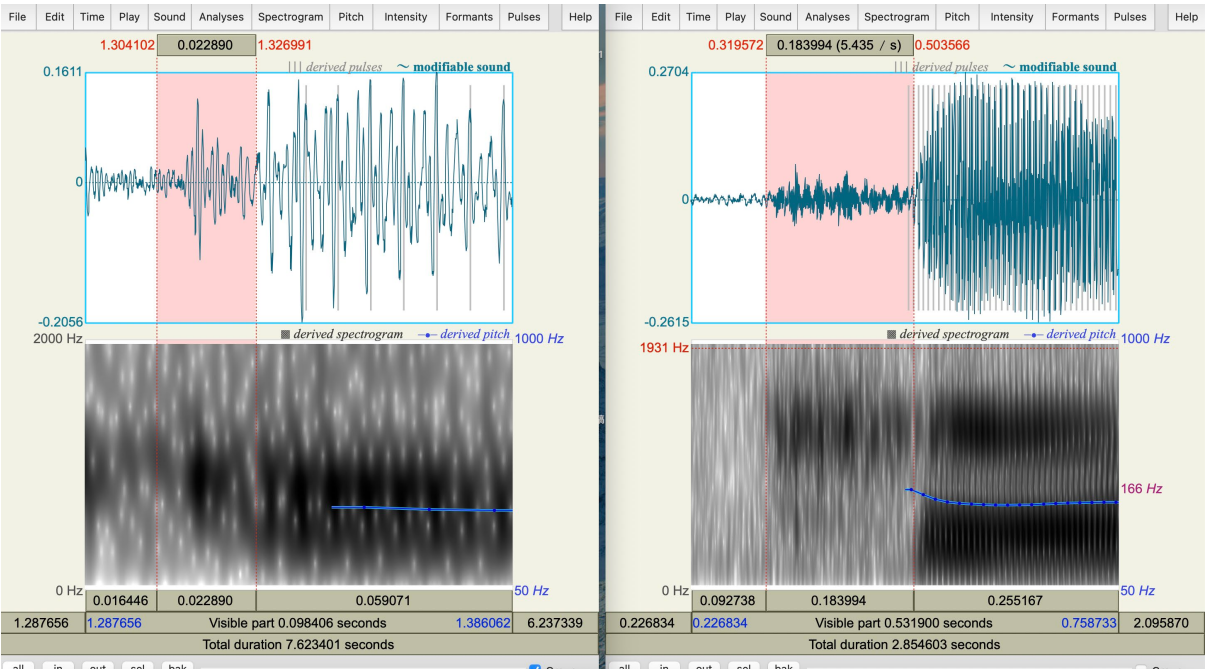


Figure 1. Wideband spectrograms of the initial segments in the dialectal He (left) and Mandarin He (right)
图 1. 方言“河”(左)与普通话“喝”(右)声母段宽带语图对比

韵母：/o/，后半高圆唇元音。该韵母是宜兴吴语“河”字的稳定变体，与中古“河”字歌韵的演变

轨迹一致(/a/→/o/), 未发生元音变异。这一构拟可追溯至清代周仁(道光年间)编写的方音韵书《荆音韵汇》, 经黄河系统研究并予以确认[10]。其演变轨迹与中古“河”字歌韵的演变规律一致: 汪荣宝最早系统论证了“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 a 音”这一结论[11]; 施俊指出共同吴语阶段歌韵已读为[o]类后高元音, /a/→/o/属于吴语区果摄的主流演变路径[12]。与其他吴语方言点相比, 宜兴方言的歌韵在两百多年来始终保持/o/的基本面貌, 未发生进一步的裂化/əu/或高化/u/, 属于保守稳定的音位特征④。

声调: 平调。黄河指出: 东乡方言大概有 7 个声调: 阴平 33、阳平 24、上声 52、阴去 44、阳去 21、阴入 5、阳入 2。同时该声调与普通话“河”字的阳平调(35)差异显著, 也区别于西乡的阳平调(22), 体现了东乡独有的声调特征[13]。

此外, 东部南区“河”字的发音存在轻微的语流音变现象, 在词语末尾, 韵母/o/的圆唇度稍弱, 接近/ə/, 但发音仍以/fo/为主; 在速度较快的口语交际中, /f/的摩擦度略有减弱, 但浊音特征仍存在, 未发生清化现象。

2.2. 东部北区“河”字的语音特征

其国际音标为/fu/, 与东部南区的/fo/变体形成显著差异, 其声、韵、调特征如下:

声母: /f/, 浊喉擦音。发音特征与东部南区“河”字的声母完全一致, 保留中古匣母的浊音特征。

韵母: /u/, 高圆唇元音, 开口度远小于/o/, 圆唇度显著强化。韵母/u/在实际语流中存在变异: 位于词首时, 受前字影响圆唇度常减弱而近似[u]。在年龄变体上, 老年发音者的元音部分发生央化, 其音节实为带有浊流的[fɥ], 听感上已无标准[u]的饱满圆唇特征; 中年发音者则呈现不同的演变趋势, 韵母偶尔会低化并向[o]靠拢。

声调: 平调, 调值 223, 发音特征与东部南区“河”字的声调一致。

2.3. 纵向对比

笔者将“河”字东部南区变体、普通话“河”字发音及中古“河”字发音进行了纵向对比, 具体对比见表 2。

东部南区/fo/变体对应吴语太湖片歌韵中古/a/→近代/o/的主流演变层次, 它与同属毗陵小片的常州(读作/fɛɿw/)、无锡等地一样, 都属于歌韵字高化链上的不同阶段, 为同类演变。其形成大概与明清时期常州、无锡移民的迁入密切相关。东部北区沙塘港的/fu/变体、央化变体[fɥ], 属高元音/u/前移的自然演变。两类变体的关系并非/o/→/u/的线性演变, 而是在同一方言区内、因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各自独立平行发展的两个共时层次。

Table 2.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of the main phonetic variants of he (river) in the Gangkou area
表 2. “河”字主要变体纵向对比

对比对象	国际音标	与东部南区/o/变体的差异	与沙塘港/u/变体的差异
东部南区变体	/fo/	——	韵母差异(/u/和/o/), 声调、声母一致
普通话	/hɤ/	声母(浊/清)、韵母(/o/和/ɤ/)、声调(223 和 35), 均差异显著	声母(/浊/清)、韵母(/u/和/ɤ/)、声调(223 和 35)均差异显著
中古音	/fa/	韵母高化/a/→/o/, 声母保留浊音	韵母高化并圆唇/a/→/u/, 声母保留浊音

3. 语音变体成因探析

结合笔者田野调查与文献考证, 初步推断, 两类语音变体的形成, 并非偶然的语音异化, 而是地理水系环境、方言片区影响、历史人群迁徙与语言接触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1. 地理水系环境

东部南区处于宜兴东部沿太湖地段, 以独立的河流和近岸小港为主, 如洪巷港、茭渚港, 这些多为内陆河, 延伸至太湖, 居民的日常生活与“河流”的绑定度远高于“湖泊”。这种格局使居民对“河”的指称具有明确的独立性, “河”字的发音也得以保留原始特征[9]。访谈中, 东部南区有老年居民表示, “我们这里的河是‘内河’, 和太湖不一样, 说话时自然就和别处不一样”[1]。

沙塘港村地处太湖西岸核心区域, 是宜兴东部重要的太湖入湖大港, 其河道宽阔, 直接连通太湖, 有“河即是湖、湖即是河”的水域环境; 居民的生产生活以太湖渔业、港口航运为主, 日常交际中频繁涉及“河”与“湖”的指称, 且二者的界限模糊, 最终形成“o/u”韵母合流; 另一方面, 渔业与航运需要频繁的口头交际, 简洁性与辨识度是发音的核心需求。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A. Martinet)提出“语言经济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14], 指出语言演变的动力常来自于交际效率的需要, 以及人类本能减少生理消耗的需要, 所以也称为省力原则。/u/作为高圆唇元音, 发音时开口度小、气流消耗少, 比/o/更贴合航运交际中的省力原则, /u/韵母在沙塘港得以稳固保留, 而非从/o/演变而来。其存续与该区域河湖交融的水域格局密切相关, 封闭的交际环境固化了这一承古读音。

3.2. 单方言片区影响

东部南区地处东乡方言区的边缘地带, 紧邻南乡方言区与宜城官话过渡区, 整体呈现“过渡性”特征, 该区域保留了东乡方言的核心特征, 但边缘区位使其语音系统相对开放。东部南区明清时期有大量常州、无锡移民迁入, 其/ɬo/变体的形成是方言接触的结果。

沙塘港村地处东乡方言区的核心地带, 远离过渡区, 但据叶祥苓、郭宗俊, 洋溪乡的沙塘、港口村等地虽属东乡口音, 同时受苕溪小片吴江西横头话和吴县西山话的影响[8]。这意味着, 水路往来使沙塘港成为方言接触的地带, 承载外部方言的异质成分的同时, 也维持了东乡核心区的稳定。由此可以理解为其承古形式在受到方言接触不断冲击之后, 依然得到保留, 在这种保留之下, 内部还发生了央化变异/ɬu/。

3.3. 代际分布与演变轨迹

语言演变在沙塘港社区内部并非同步发生, 通过 Praat 声学分析提取的共振峰数据表明, 沙塘港“河”字的/u/变体在使用上表现出了一定的表观时间(Apparent-Time)差异, 即代际差异。在几位老年船工的发音中, 该字韵母的第一共振峰(F1)保持在 420 Hz 左右, 反映其依然处于高/半高元音位置, 而其第二共振峰(F2)数值则显著抬升(接近 980 Hz)。这一特征在声学上证实舌位由后向前央移, 从/u/向/ɬu/演变。中年组 F2 数据离散度较高, 部分样本回落, 反映向/o/靠拢的趋势。图 2 为沙塘港老年船工“河”字韵母央化变体[ɬu]宽带语图。

从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理论来解释, 这种央化倾向不应被简单视为个体发音的偏误。沙塘港渔业群体长期保留着承古韵母/u/, 同时在其高密度、多重性的封闭社会网络中, 该韵母进一步发生了央化, 形成一种局部的“先锋变异”(Pioneering Variation)。即, /u/→/ɬu/这一步是创新, 但/u/韵母本身仍是承古的基础。为了适应水上高频、快速的交际环境, 所有发言人在交际过程中成为带头者, 正因为处于接触过程中, 并不稳定, 所以产生了中年人发音的 F1 与 F2 数值离散分布的特征表现。

这种发音上的“摇摆”, 又似乎恰好呼应了米尔罗伊(L. Milroy)提出的社会网络模型(Social Network Model)[15]。按照该模型的解释, 老年船工长期处于一种“高密度、多重性”的封闭交际网络中, 这种强连接有效地维持了/u/变体的稳固。而随着中年群体跨出单一渔业圈、非渔业交际活动的增多, 其原有的社会网络逐渐向“低密度、单重性”转变。网络结构的松动削弱了内部语音规范的约束力。所以他们在

日常交流时,一方面保留着底层/u/变体的发音省力惯性,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向周边东乡/o/看齐的外部交际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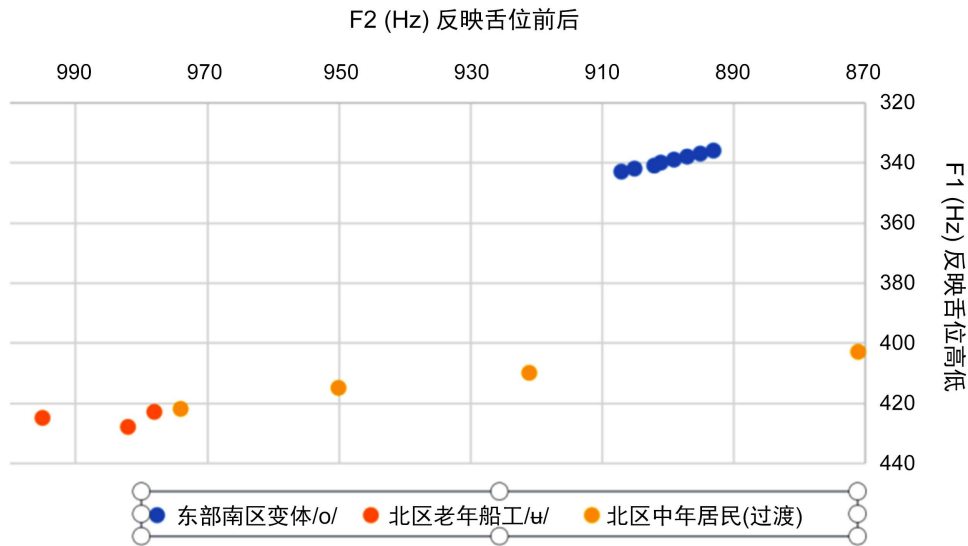


Figure 2. Wideband spectrogram of the centralized variant [ɦu] of He, produced by an elderly boatman from Shatanggang
图 2. 沙塘港老年船工“河”字韵母央化变体[ɦu]宽带语图

3.4. 音系内部原因

沙塘港老年群体“河”字韵母的央化(/u/→/u/),是吴语高元音央化链移在特定社群中的微观表现。在保留/u/这一承古韵母的基础上,受音系内部推链压力的驱动,高后元音/u/发生央化,舌位前移,形成[ɦu],如图 3 所示。当音系内部存在/u/位央化的结构性压力时,中高元音/o/有可能受拉链推力发生高化来填补空位。然而,这一假设成立的前提,需要调查该方言点中所有/u/韵字是否已系统性地发生央化,为检验这一假设,研究补充设计了小型词表复核。词表选取两类:一类是与“河”同属果摄歌戈韵、在宜兴东乡方言中可能体现/o/、/u/层次差异的常用字;另一类是沙塘港日常方言中现代读音含/u/元音的高频字。调查采用单字朗读与词语诱发相结合的方式,采用 Praat 观察稳定元音段的共振峰走势,重点比较老年船工组与中年发音人之间的/u/央化差异。表 3 为/u/组字补充测试表。

Table 3. Character composition supplementary test table of /u/
表 3. /u/组字补充测试表

字组	测试字例	调查结果	情况表现
果摄歌戈韵同组字	河、何、荷、和、禾	老年船工组多读为[ɦu]或近似[ɦu],中年组则在[ɦu]、[ɦo]之间有波动	“河”的央化并非完全孤立的单字现象
匣母/喉擦音声母 + /u/韵字	湖、胡、壶、狐、糊、户、护	老年船工组普遍出现/u/前移,部分字接近[ɦu];中年组央化程度较弱	相近声母环境下/u/央化较明显
非匣母声母 + /u/韵常用字	姑、土、路、苏、祖、布、补	老年船工组也可见不同程度的/u/前移,但稳定性弱于“河、湖、胡”等字	/u/央化具有一定系统趋势,但仍受词汇频率和使用场景影响
/o/韵对照字	多、拖、	未见同等程度的央化,仍以[o]类音为主	排除所有圆唇元音整体央移的解释

补充词表显示,在沙塘港老年船工组中,[ɦu]并非只限于“河”字一例;现代含/u/元音的常用字也表

现出不同程度的前移、央化趋势。尤其是“湖、胡、壶”等与水域生活关系密切、使用频率较高的字，其/u/央化较为明显。不过，由于词表规模有限，暂不将其概括为整个沙塘港音系已经完成系统性链移，仅认为是本次材料显示出/u/央化的系统性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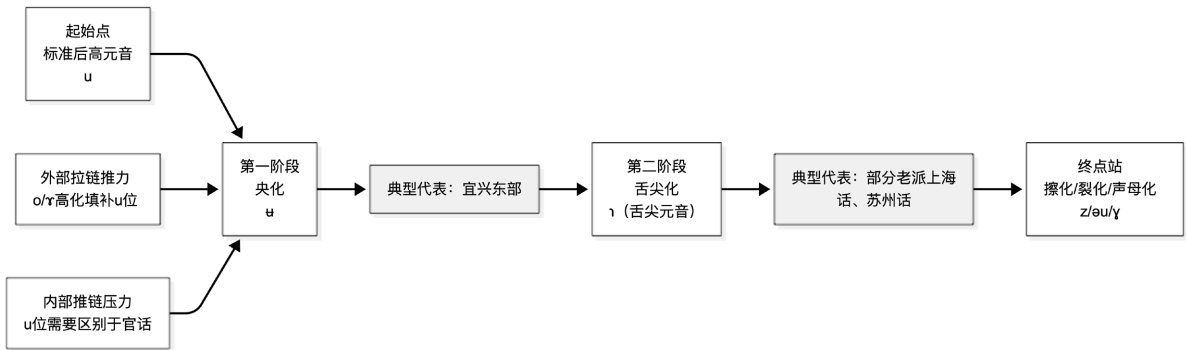


Figure 3.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high vowel centralization in Wu Chinese (based on [16])
图 3. 吴语高元音央化演变机制(基于[16])

该机制包含以下关键步骤：

第一阶段：央化。标准后高元音/u/受音系内部推链压力驱动，舌位向前移向中央，发生央化，演变为/u/[16]。田野调查中，沙塘港老年船工“河”字韵母 F2 显著升高至 980 Hz，表明其发音已进入这一阶段。

第二阶段：舌尖化。央化后的元音可能进一步向前发展为舌尖元音/ɿ/，此阶段以部分老派上海话、苏州话为代表。

第三阶段：终点。高元音舌位继续抬高或发生摩擦，最终走向擦化、裂化或声母化。

综上，沙塘港“河”字韵母的央化变异，并非传统的/o/→/u/→/ɿ/三段式链移，而是直接在承古韵母/u/的基础上，由音系内部的“高顶出位”压力驱动，经由/u/→/u/的单步央化而实现。特殊之处在于，/u/韵母是保守存古的结果，而[u]变体则是局部创新。

4. 结语

宜兴东部港口区“河”字的语音变体，与吴语太湖片其他地区的“河”字变体有共通性，但也有独特性。其保留了浊声母特征，但其韵母呈现“圆唇化”趋势，通过实验语音学手段发现，沙塘港变体并非简单的承古/u/的静态保留，而是已经进入了元音大推移中的“央化”阶段。这种变异在毗陵小片中具有显著的局部先锋性，反映了音系内部“推拉链”机制在该区域的先行演化。

以往的方言研究多聚焦宏观音韵系统，从而忽视了单字语音的微观变异，但单字语音变体往往更能反映地理环境、职业文化、人群交际等微观因素对语言的影响。本研究发现，沙塘港老年船工群体的央化变体[ɦu]是一个多层次驱动的结果，其中，地理的封闭性与水域交际的需求，促成了/u/韵母的稳固，而音系内部的“高顶出位”则将/u/推向了/ɿ/。在引入米尔罗伊的社会网络模型后，又进一步可以推断是社会网络结构代际转型的结果。这一个案不仅为“元音高顶出位”的普遍规律提供了一份地域性注脚，也表明社会网络结构对音系规律的运作具有调节作用。未来研究若能结合更大范围的高元音系统调查，有望在毗陵小片乃至整个太湖片范围内，对这一央化机制的普遍性给出更具统计效力的回答。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基于 GIS 技术的宜兴方言表河流名词的语言地理研究(2026Y1168)。

参考文献

- [1] 侯精一. 现代汉语方言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2] 顾黔, 史皓元, 石汝杰. 江苏境内长江两岸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同言线[J]. 语言研究, 2007(3): 14-25.
- [3] 陈立中. 从现代汉语方言保留古代全浊声母系统现象的地理分布看湘语与吴语的历史层次关系[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9(1): 62-71.
- [4] 盛益民. 韵律层级模型与绍兴柯桥方言的连读变调[J]. 语言研究, 2025, 45(3): 55-64.
- [5] 钱乃荣. 现代吴语研究[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 [6] 黄河. “结构化程度”与“各向渐变性”——宜兴话的方言测量学研究[J]. 中国语文, 2022(3): 278-290.
- [7] 唐作藩. 中古音手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8] 叶祥苓, 郭宗俊. 宜兴方言同音字汇[J]. 方言, 1991(2): 88-98.
- [9] 李荣. 中国语言地图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10] 黄河. 荆音韵汇: 两百年前的宜兴话[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6.
- [11] 汪荣宝. 法言义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2] 施俊. 吴语太湖片果摄的演化模式与历史层次[J]. 语言科学, 2009, 8(4): 356-364.
- [13] 黄河. 多维接触与语言扩散模型——基于宜兴话祖父、外祖父面称的词汇表分析[J]. 中国语文, 2018(3): 313-322.
- [14] [法]马丁内. 普通语言学纲要[M]. 罗慎仪, 等,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 [15] Milroy, J. and Milroy, L. (1985) Linguistic Change, Social Network and Speaker Innovatio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1**, 339-384. <https://doi.org/10.1017/s0022226700010306>
- [16] 朱晓农. 汉语元音的高顶出位[J]. 中国语文, 2004(5): 440-451.